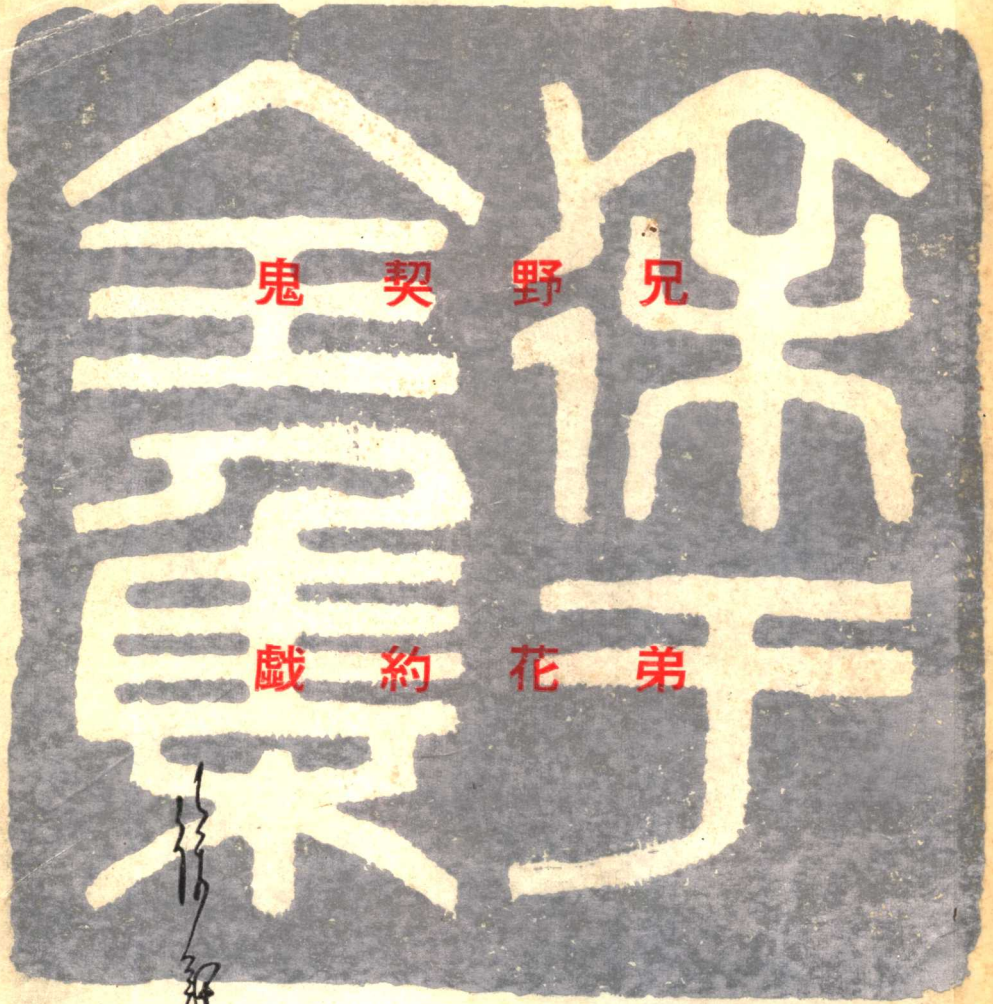




鬼 契 野 兄

戲 約 花 弟

捌

徐訏全集之八

兄弟
野花
契約
鬼戲

目 錄

第一幕	一
第二幕	三五
第三幕	五六
第四幕	八〇
第五幕	一〇三

目 錄

青春	一三一
旗幟	一四七
野花	一五九
男女	一七五
兩重聲音	一九一
公寓風光	二〇九
糾紛	二三一
雪夜閒話	二五七

目 錄

契約	二七七
租押頂賣	三〇五
男婚女嫁	三三九

目 錄

難填的缺憾	三九五
荒場	四〇五
心底的一星	四一二
女性史	四三七
遺產	四四三
人類史	四五九
鬼戲	四六三
志志	四六九
水中的人們	四八一

第一幕

時 一個秋天的傍晚。

地 北方的一個都市。

人 蘇秉華，其妻安蓮，其女蘇麗玲，李王子美，李晃（即何特甫），王媽。

景 一間雖不富麗而頗精緻的房間，門二，一通套間。鋼琴像想要把屋子分爲兩間似的放在舞台中間，幕啓時，已有那悅耳的歌聲與琴聲可聽見。

子美

（唱）「笑容堆在臉上，甜蜜種在心頭，我要把你的眉兒淺淺畫，把你的唇兒淡淡描，把你的頭髮打個鴛鴦結，再把玫瑰霜在你身上灑，這樣我要把你擁進羅帳，聽更鼓兒一更更打。」

（餘人齊鼓掌。）

衆羣 唱得好極啦；這才是太平時代的歌曲！再來一曲！

麗玲 李太太，再唱一曲！再唱一曲！你知道我今天是多麼快活。遊樂隊打退，我父親已是這裏的要人，至少是一個局長的地位，爸爸，是不？局長，你看，我們可以有一汽車。我愛坐着汽車去玩。衛兵站在旁邊。我們可以天天去看梅蘭芳，戲院裏天天給我們預備好位子，不要化錢。

安蓮 唱，李太太，唱！啊，麗玲，你又叫要媽拿香檳酒來。在客堂裏，我記得還有三瓶。

子美 香檳酒！

安蓮 是的，香檳酒，那還是她父親過去做軍需處處長時候別人送的。

麗玲 我自己去拿去。

（麗玲下。）

子美 香檳酒，好極啦。我們當初在上海，天天同阿晃跳舞喝香檳，那時候真快活

；現在他要做生意，叫我一個人在這裏，香檳酒也好久不喝了。

（麗玲拿着香檳酒，女傭捧杯盤上。）

子美 啊，麗玲小姐，謝謝你，謝謝你：我今天真是快活，快活極了，比你們還快活！

（女傭開酒，倒好，獻給她們。）

子美 （先拿了一杯，喝了一大口）呵，香檳酒，這使我回想起當初在上海時候的情形，那時候阿晃在南吳大學讀書，我在中學裏，每到星期六晚上，他帶我去跳舞，香檳酒，我們愛喝香檳酒。（她又喝了一口）啊，那時候真快樂，現在叫我一個人在這裏。

榮華 迫現在好了，華北的天下打平，太平的時節也快到，你們小夫婦終可以在一起了。

麗玲 （喝了一口酒）李太太，你再唱一曲。

子美 麗玲，你先唱，唱我教你的歌。

麗玲 我唱得不好。

子美 不要緊，你唱；你唱完了我再唱；今夜我要盡力的唱，我還要跳舞，因為我實在快活，麗玲你唱，唱「牧歌」也好。

（她說着在鋼琴上按起來。）

麗玲 （唱）小妖精，小妖精，誰偷你的雞兒肥？誰偷你的菜兒青？我要你一雙飽溜溜的眼睛，同水一般藍，同天一般青，像一顆亮晶晶的星，她伴我趕牛到天明。

（大家鼓掌。）

麗玲 現在你唱，李太太。

子美 好，我唱。（唱）「走是苦，坐是勞，靜臥在床上更淒楚；雨天黯淡，晴天熱燥，陰沉的天時心更煩；希望時光快，希望日子跑，生命更消磨得悽慘。」

西風笑我人瘦，東風笑我人老，於是菊花楊柳都是愁。」啊！你看我聲音都變了，我快活得聲音都變了，我有點熬不住，我要告訴你們，我有一件比你們都快活許多的事！

安蓮 子美，你還有祕密沒有告訴我們嗎？

子美 我只是快活，我沒有祕密，我還想唱（她唱）「走是苦，坐是勞，靜臥在床
上更淒楚；雨天黯淡，晴天熱燥，陰沉的天時心更煩……」怎麼樣？我的聲音有點變麼？哈哈，我實在快活得全身細胞都不穩了，我興奮得歌都不會唱了。

麗玲 那麼你一定有什麼特別高興的事了。

安蓮 告訴我們，讓我們盡量快樂一下；你快活得歌都不能唱，今天還是第一次呢？

子美 麗玲，你猜，你一定猜得着的，昨天夜裏我就情不自禁的在我嘴裏洩露了。

麗玲 啊，媽，我知道了，那一定，一定是她的……

安蓮 對啦！這一定你的小丈夫要回來了，告訴我們，他在什麼時候回來？呵，一定是的，我記得你同我說過，你一想到你可愛的小丈夫就感到苦悶，一悶就唱歌，今天連情歌都不會唱，那一定，一定……

子美 一點不錯，他就要回來了，今天，今天，就在這一刻。

秉華 呵！恭喜恭喜。你為什麼不早告訴我們？

安蓮 這樣快活的事，你為什麼不早告訴我們？

麗玲 你為什麼不早說？李太太呵，怪不得你今天換了一件這樣漂亮的衣服？

子美 本來我不想告訴你們。一直等他進來了才給你們介紹，給你們一個驚奇。但是現在，我的心跳得厲害，我不能不先告訴你。

秉華 來，讓我們來一杯，慶賀慶賀李太太。

（秉華斟酒，大家碰杯喝盡。）

子美 麗玲，你來同我跳舞。（她拉了麗玲跳舞。）

麗玲 （跳了一回舞，突然的）啊，我要去換一套衣裳。

〔麗玲下。〕

李太太，到底你丈夫什麼時候可以到？

子美 啊！現在的火車哪有一定？下午我到車站去問，他們說最晚一班車是九點鐘。我想他現在不到，一定坐這班車來了。（她看看桌上的鐘）哎，怎麼這鐘走得這樣慢，才八點一刻啊！啊，蘇先生，請你看看你身上的錶，是不是八點半？別是我的鐘慢了。

秉羣 （看錶）正是八點一刻，一點不錯。李太太，你不要想它，時間是越想越慢的，三刻鐘常常比一天還長呢。

安蓮 三刻鐘還不容易麼？子美，你快把鐘放在抽屜裏，來，讓我們談談，把你這種期待忘去。

丁美 謝謝你，蘇太太。但是我的心在跳，我的神經在跳，我的每個細胞都在跳，哎，我坐不穩，我坐不穩，好像我丈夫一定會早回來似的。

安蓮 你靜一靜心。我來把你的鐘藏走。（她過去拿鐘）

子美 （搶抬鐘）不，我要看着鐘等他。你聽，安蓮，這鐘聲的搭的搭響着，好像每秒鐘都報告我丈夫要到來似的。我要它走快一點，啊！（她擺鐘）現在比方已經九點鐘，不，九點鐘車子剛到，他到這裏也許是九點念分。啊，你看，他來了，他到這裏，先在門口問：「這裏有李王子美麼？」啊，不，他一定說南方話「儂此地阿有李王子美？」於是王媽說「有」。啊！別是王媽不知道我的名字。（她喊）王媽，王媽！

（王媽上）

子美 回頭有人問「李王子美。」記住，李王子美就是我，我就是李王子美；你就叫他進來，叫他快進來。

王媽 是！李太太。

子美 那麼你好好等在外面吧。

（王媽下。）

子美 （追出門口）啊，王媽，王媽，來的是一個漂亮的男人，他也許說南方話，你聽不懂，那也就是找我的。

（子美回身。）

子美 比方這樣，他就進來了。他穿什麼衣裳，西裝，他愛穿西裝，西裝，不，往內地來，一定穿中裝，中裝他穿中裝也很漂亮；啊，不，他一定穿西裝，當火車快到的時候，他想到來看我，一定換西裝；於是他拋換帽子，就叫：「子美！子美！」……啊，安連，我不能想到，我一想到他快活極了。啊，他也許要來了，現在的火車沒有一定，也許早到，也許晚到，可不是；啊，門外是誰的聲音，啊，怕是他來了。（她跑到門口）

（進來了麗玲，她換了一套新衣裳進來，頭髮也裝梳得更加美麗了。）

麗玲 李太太，你駭我一跳。

子美 啊，是的。你穿這件衣裳真是漂亮極了。讓我抱你跳舞。（她抱住麗玲跳舞）

（啊，我要開開無線電。（她去開無線電）你聽，你聽。這是一隻好曲子，

讓我們跳，我們跳！（她與麗玲跳舞）

安蓮 子美，你真的把我女兒教壞了。

子美 她非常聰敏，一教就會。

安蓮 自從你來了以後，子美。麗玲被你帶得越來越摩登了，她學會跳舞，學會了

唱歌。

子美 還是她長得漂亮呀！

安蓮 你們不要跳了！

子美 啊；幾點了？（停舞）啊，已經九點多了，他該來了。

安蓮 怎麼，子美，你真是瘋了；這總是你自己撥的，你忘了麼？

子美 啊，我真是太興奮了。不錯，現在才八點三刻吧？

乘華 （看錶）八點四十分，才八點四十分。李太太，你坐下來，靜靜談一談，時間就很快過去了。

安蓮 （拉子美）子美，來，坐在這裏。告訴我你丈夫的情形。

乘華 我從來沒有看到你們這樣要好的夫妻。

安蓮 新婚的夫妻誰不是這樣。我們年青的時候，你出門了，我也是這樣的等你。

乘華 但是李太太真有點多情。

安蓮 女人都是這樣，只有男人在外面會忘了在家裏的太太。

子美 不，安蓮，他可不是這樣，他只愛我一個人，只愛我一個人，他永遠想着我。

乘華 你們結婚以後就分別的嗎？